

達賴喇嘛 序

大圓滿的見甚深艱奧，闡釋其見的主要著作是龍欽巴尊者（Longchen Rabjampa）頗為深奧的《妙乘藏》（*Treasury of the Supreme Vehicle*），以及《法界藏》（*Treasury of the Expanse of Reality*）。我建議對寧瑪派的共修道和對大圓滿不共法教有興趣的人，應當要研讀持明吉美·林巴（Rigdzin Jigme Lingpa）較易趨入的《功德藏》（*Treasury of Precious Qualities*）。這個譯本是甘珠爾仁波切（Kangyur Rinpoche）隆欽·耶謝·多傑所著（Longchen Yeshe Dorje）《功德藏》釋論的第一冊。

《功德藏》屬於「道次第」（lam rim）類的典籍，涵蓋了寧瑪派成佛修道上的所有次第，直至最高的大圓滿法教。這一冊囊括了顯教的部份，仔細闡述依發願不同而有別的三士夫修道。它從轉心向法的四聖念、輪迴本質、四聖諦，與十二因緣開始；在這個基礎上，解說了如何皈依佛、法、僧，皈依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我心中生起覺醒的菩提心；而六度——布施、持戒、安忍、精進、禪定與

般若——的陳述，則包含了作為「行」指引的三戒（分別是別解脫戒、菩薩戒和密乘戒）討論，和作為「正見」指引的中觀思想解說。

這本釋論包羅萬象、精闢易懂，在各方面皆鞭闢透徹，我相信蓮師翻譯小組的成員定是竭精殫慮地將其迻譯為曉暢、易懂的英文，使讀者能一窺其堂奧，祈願讀者都能在成佛之道上從中得到莫大的鼓舞。

吉美·欽哲仁波切 序

持明吉美·林巴所著的《功德藏》，和甘珠爾仁波切所撰的釋論，皆是無視於世間名聞利養、超脫一切俗慮的真正大師作品。這些著作的偉大價值，在於其呈現佛法的方式，皆是如實本於佛陀所言。傳承清淨、法教真實，令人驚訝的是這些法教依然在世。託一切傳承之源——釋迦牟尼佛不可言喻的慈悲之故，這些教法才能應時而起，倘若沒有世尊，不僅我們所修、學的佛法，連我們自認所屬的僧團都將蕩然無存。

將這些法教帶入西藏且保存至今的，是蓮師（蓮花生大士）的證悟之力，和菩薩般住持寂護大師（Shantarakshita）的淵博、主事，以及法王赤松德真（Trisong Detsen）的護持、贊助。拜他們殊勝悲心和其踵志者——蓮師的二十五位偉大弟子、印度班智達、西藏譯師，和傳承的所有上師——的悲心之故，我們方能繼續受持佛法教，並付諸實修。在此所譯出的是怙主甘珠爾仁波切的《功德藏》釋論，是印度、西藏諸大師花開落蒂之浩瀚法教的結晶與鎖鑰，它是任何

對佛法有稍許興趣者不可或缺的忠實指南。它闡明了佛法的真義，照亮了我們的生命、立足之地和修行之道。對此書的讀者而言，願這本書能作為其真正知識的豐富寶藏，和源源不絕的鼓舞、激勵來源。

目錄

達賴喇嘛 序

吉美·欽哲仁波切 序

中譯序

導讀 25

前言 43

書名 43

禮敬三寶 45

誓願著論 47

第一篇：轉心向法

第一章：人身的價值 56

輪迴 56

無法修學佛法的八無暇 57

五百圓滿、五他圓滿 61

人身難得 62

第二篇：激勵修行

第一章：無常 66

器世無常 66

有情無常 67

第三篇：三士漸道

下士道：有關因果業報的倫常法教

第三章：業報 74

業之通則 74

業必有果 74

業不可免 75

| | |
|-----------|----|
| 業果不能心續相轉 | 76 |
| 世間八風與十三種因 | 77 |
| 業果的增生 | 78 |
| 瞻察業行之輕重 | 80 |
| 業現形之基 | 81 |
| 引業與滿業 | 82 |
| 業的造作與集成 | 84 |
| 惡業 | 85 |
| 對三寶所造之惡業 | 85 |
| 起心動念之關鍵性 | 85 |
| 十惡業 | 86 |
| 十惡業之果報 | 92 |
| 異熟果 | 92 |
| 等流果 | 93 |
| 士用果 | 94 |
| 增上果 | 97 |

| | |
|--------------|-----|
| 結語 | 97 |
| 善業 | 98 |
| 下士道概述 | 98 |
| 中士夫如何修善 | 98 |
| 上士夫如何修善 | 99 |
| 中士道：有關四聖諦之正行 | |
| 第四章：輪迴過患 | 105 |
| 四聖諦 | 105 |
| 苦諦 | 106 |
| 苦之遍性 | 106 |
| 苦之助緣 | 107 |
| 下三道之苦 | 110 |
| 八熱地獄 | 110 |
| 十六近邊地獄 | 112 |

| | | | | | | | | | | | | | | | |
|-----|-----|-----|-----|-----|-----|-----|-----|-----|-----|------|--------|------|-------|------|------|
| 愛別離 | 怨憎會 | 死 | 病 | 老 | 生 | 八苦 | 行苦 | 壞苦 | 苦苦 | 人道之苦 | 阿修羅道之苦 | 天道之苦 | 上三道之苦 | 孤獨地獄 | 八寒地獄 |
| 125 | 125 | 124 | 124 | 123 | 121 | 121 | 120 | 119 | 119 | 119 | 118 | 116 | 116 | 114 | 113 |

| | |
|---------------|-----|
| 求不得 | 125 |
| 五蘊熾盛 | 126 |
| 集諦 | 126 |
| 滅諦與道諦 | 127 |
| 緣起的十二因緣 | 128 |
| 十二因緣法的必要 | 128 |
| 十二因緣法的定義 | 129 |
| 緣起法的四種闡釋 | 131 |
| 每一流轉的投生次數 | 133 |
| 如何觀修緣起法 | 135 |
| 緣起性空 | 138 |
| 上士殊勝道：觀修二種菩提心 | |
| 第五章：前行——四輪 | 144 |
| 修行之必備 | 144 |
| 僻靜處 | 145 |

| | |
|-------------|-----|
| 正業 | 147 |
| 依止上師 | 149 |
| 具德上師 | 149 |
| 偽師 | 151 |
| 召請真正上師的殊勝功德 | 154 |
| 以二十種心念依止上師 | 156 |
| 劣徒之相 | 157 |
| 良徒之相 | 160 |
| 如何事師與依師 | 161 |
| 上師跟前之行止 | 163 |
| 事師之理 | 166 |
| 結語 | 168 |
| 圓滿發願 | 170 |
| 善護福德 | 172 |

第六章：修道根基——皈依 178

皈依之理 178

信為皈依之因 179

信之起因 180

佛之功德 180

斷除之功德 181

見道斷除的一百一十二種障 181

障如何阻礙對四聖諦的瞭解 183

修道斷除的四百一十四種障 185

小乘、大乘的除障差異 186

小乘、大乘見道的除障法 188

為何修道可斷除一切障 190

佛之證悟功德 192

法之功德 195

法為道諦與滅諦所在 195

法分為教法與證法 19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持守之戒律 | 209 | 應遮止之戒律 | 208 | 因皈依的戒律 | 208 | 皈依戒 | 208 | 果皈依的利益 | 207 | 因皈依的利益 | 207 | 皈依的利益 | 207 | 如何皈依 | 205 | 皈依的不同發心 | 204 | 因皈依與果皈依 | 203 | 何謂皈依 | 203 | 小乘僧團與大乘僧團 | 201 | 僧之功德 | 201 | 了悟的等地或次第 | 198 | 證法 | 196 | 教法 | 195 |
|--------|-----|--------|-----|--------|-----|-----|-----|--------|-----|--------|-----|-------|-----|------|-----|---------|-----|---------|-----|------|-----|-----------|-----|------|-----|----------|-----|----|-----|----|-----|

| | |
|------|-----|
| 空的時期 | 228 |
| 世界的壞 | 227 |
| 有情的壞 | 227 |
| 世界的住 | 226 |
| 有情的成 | 224 |
| 世界的成 | 222 |

| | |
|-----------------------|-----|
| 附錄一：依佛教宇宙觀世間成、壞所顯示的無常 | 222 |
|-----------------------|-----|

附錄

| | |
|-----------|-----|
| 果皈依的戒律 | 210 |
| 何時破犯皈依戒 | 210 |
| 與皈依不相合的發心 | 210 |
| 持守皈依戒之利益 | 211 |

成、住、壞、空於個人存在中的示現 228

成、壞過程的永續不斷 230

附錄二：中陰 232

四種中陰 232

投生中陰的六種不確定 232

如何利益中陰衆生之意識 235

附錄三：四聖諦 237

四聖諦的根本要義 237

「四聖諦」一詞之意 238

四聖諦順序之說 239

附錄四：五蘊 240

附錄五：佛的證悟功德 253

附錄六：五道與三十七菩提分法 259

附錄七：法身智的二十一種功德 265

《功德藏釋：三道甘露精華》經部上冊

甘珠爾仁波切隆欽·耶謝·多傑釋論

法界無盡虛空中，
五身法雲款湧動；
最勝乘之蓮花苑，
悲智之光中綻放。
虔誠禮敬父與子¹，
與我信心界合一。
將呈淨文之蒼供，
甘露光之善說²論，
宣說且得以揭示，
珍貴功德藏之義，
獨一典論妙開演，
佛陀法教盡俱全。

導讀

這本書是持明吉美·林巴（1730-1798）名著《功德藏》釋論之一的第一部份。《功德藏》是以優雅韻文寫成的薄冊，陳述了藏傳佛教寧瑪派（或稱舊譯派）的完整修道。這本書，包括本頌和釋論，以漸進的方式呈現了佛陀的一切法教，是如何從最根本的要義到最甚深的大圓滿修法，毫無扞格地統合成一條證悟之道。因此，《功德藏》是寧瑪派各教團所一致推崇、研習的著作，通常是作為一個完整的概要，一路伴隨漫漫的修道進程到終點。譯成了英文，是有心修學寧瑪派法教者的必備手冊。

吉美·林巴尊者*

雖然被認為是寧瑪派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而且是無垢友大師（Vimalamitra）和法王赤松德真的共同轉世，但吉美·林巴卻是在一個藉藉無名的環境中出生、長大。六歲的時候，

* 下文摘錄自吉美·林巴尊者的傳記，請參照東杜仁波切（Tulku Thondup）所著《禪定與神蹟之上師》（*Masters of Meditation and Miracles*）一書（譯注：此書已有中譯本，見《慧光集》第二十三集《大圓滿龍欽寧體傳承祖師傳》）。

他進入了藏南的巴瑞寺 (Patri)，在那兒被授予沙彌戒後，隨即開始基礎的僧院教育。七年之後、十三歲時，他遇到了他的上師，大伏藏師仁增·圖秋·多傑 (Rigdzin Thukchok Dorje)，接受了諸多的口傳和教授。年少時期的吉美·林巴，便顯露出不凡的靈性早慧，親見蓮師、空行母伊喜·措嘉 (Yeshe Tsogyal) 和其他證悟者，是司空見慣之事。有一回，在面見大圓滿傳承祖師之一的文殊友 (Manjushrimitra) 後，他的生命起了大幅轉變，他決定換下僧袍，改穿瑜伽士的白袍，並蓄起長髮。他嚮往隱修的生活，在年輕時便完成了兩次的三年閉關。在第一次的三年關當中，他成為伏藏師——隱密伏藏的發掘者，取出了一整套重要的《龍欽心髓》*法教和儀軌。在他三十一歲於桑耶青浦 (Samye Chimphu) 開始的第二次三年閉關中，則開展出最為深邃的禪修體驗。當時，他連續三次在禪觀中親見大師龍欽巴尊者。第一次，他領受了龍欽巴全部法教的口傳；第二次，他被授權為法教持有者與弘傳者；最後，在第三次的禪觀中，兩位上師的心性不可言喻地融為一體，龍欽巴尊者的證量剎時在吉美·林巴的心中現起。在歷史上，相隔五世紀之遙的兩位上師，在智識與成就上自此無分無別。

* 有關這個取藏的詳述，請參見頂果·欽哲仁波切 (Dilgo Khyentse Rinpoche) 之《如意寶》(The Wish-Fulfilling Jewel) 一書 (譯注：已中譯為《如意寶——上師相應法》一書，由雪謙出版社出版)。



吉美·林巴尊者 (1730-1798年)

稍後，在圓滿第二次的三年閉關後，也就是在他取出《龍欽心髓》的七年之後，吉美·林巴開始將此法傳予親近的弟子：包括吉美·欽列·偉瑟（Jigme Trimle Özer，第一世多竹千仁波切）和吉美·賈威·紐古（Jigme Gyalwai Nyugu，他將此法教傳給了弟子巴楚仁波切 Patrul Rinpoche），《龍欽心髓》於焉在西藏廣傳開來，時至今日，仍是寧瑪派最為重要的禪、修體系之一。

吉美·林巴的後半生，是在其創建於南藏的閉關中心，有著一間小關房的才仁炯（Tsering Jong）度過的。他深居簡出，引領、教導大批的弟子，並將功德主的供養全數用於各種慈悲的佛行事業。譬如，他終生不斷地自屠夫、獵人手中，搶救、買下動物而放生。總之，他的一生，是宛如佛經和他自己筆下描繪之大菩薩的典範與功德示現。從他所寫的自傳中，我們或可一瞥其溫暖、深摯的性情，洞澈、毫無畏懼、坦蕩磊落，顯現出殊勝成就的悲心與清明：

「我的認知變得像個小孩般，也樂得與孩童嬉戲。但當我遇到有人行爲不檢點時，會毫不猶豫地直言不諱，不管是大有來頭的宗教領袖也好，或慷慨解囊的施主也好，不管做什麼，在靜坐、散步、飲食睡眠之際，我總是須臾不離究竟本性的清明；不管修持任何佛法，縱使有如登天之難，我也一定矢志圓成。」

儘管平生素淡，吉美·林巴卻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據說，他是「天生睿智」，自然通曉法教而毋須太多的學習。他自陳，是甚深的禪修體驗，而非學識的鑽研，讓他心性中潛藏的浩瀚智識翻湧而出，結果讓他貯存的智慧之水從內在不斷湧現。他編纂了二十五冊的寧瑪派密續全集與一冊的相關教史；在他圓寂之後，還留下了九冊的本論和取出的伏藏法教。其中，整部《龍欽心髓》是最廣為人知的鉅著；而《功德藏》和兩冊自釋，則是他最受讚譽的佛學著述。

《功德藏》

《功德藏》有經部和續部兩部份：經部的部份，是目前這本釋論的內容，包含了道德、心理和佛學層面的法教，是三藏經典和藏傳佛教各派共通的教法。雖然旨在陳述大乘法教，但其內容卻自然涉及且詳盡涵蓋了更接近小乘觀點的問題，例如業和戒律、四聖諦以及十二因緣等根本議題。值得注意的，是其對別解脫戒的側重，如同在釋論中所解釋的，因為龍欽巴尊者在他所著的《大乘》（*The Great Chariot*）一書中，並未細談別解脫戒，為此《功德藏》中的這個部份便被視為是增補。

就大多數佛教的「本頌」而言，《功德藏》是包羅萬象卻言簡意賅的精華，其目的不在面面俱陳，而是深入特定的法教。而且，它係以韻文寫成，大量運用了詩偈而富含象徵，因此釋論不可或缺，除了吉美·林巴自撰的釋論之外，近兩世紀以來也有數本的釋論寫就。

傳統上，佛經和宗教典籍可以用不同的觀點來詮釋，因此衍生了諸多的釋論體例：「記誌」(spyi 'grel)是通釋，對原著做通盤的闡述；而「敦誌」(don 'grel)則是「義釋」，闡明原著的主要義理和目的；相對地，「闡誌」(mchan 'grel)和「係誌」(tshig 'grel)（各是註解和名詞解釋的釋論）則是煞費苦心地註解原著的語詞，「闡誌」是部份解釋，而「係誌」則逐一解說，兩者皆將原著的用語編寫成論釋。在藏文中，解釋的語詞底下會有小圓圈點出，簡單註解，或仔細詮釋，或略過不提，端視情況而定。最後，還有一種釋論稱做「喀雅」(dka' gnad)，旨在說明深奧或有疑義的部份。釋論的長度不一而足，從滔滔鉅著到提綱挈領皆有，後者多半是寫給那些對內容早已耳熟能詳的讀者，作為記憶提點之用。

如前所述，吉美·林巴寫了兩冊頗長的「義釋」，稱做《二乘》(shing rta rnam gnyis)。這想當然爾是（《功德藏》）最終的參考依據，但夙以深奧難懂聞名。吉美·林巴的弟子多竹千·吉美·欽列·偉瑟（1745-1821）寫了一冊稍短的釋論，多竹千的格魯派弟



蔣揚·欽哲·汪波（1820-1892年）

吉美·林巴尊者的轉世之一，也是利美運動、無分派運動的主要創立者之一。他是《功德藏》傳承的主要持有者之一，他將此口傳傳下至甘珠爾仁波切。

子阿列·索波·雅旺·滇達 (Alak Sogpo Ngawang Tendar, 1759年生) 也寫了一冊較短的釋論；巴楚仁波切烏金·吉美·卻吉·汪波 (Orgyen Jigme Chökyi Wangpo, 1808-1887)，則撰寫了一本教授《功德藏》的指南，和一些綱要和難處釋疑。之後，在二十世紀之交，卓千寺 (Dzogchen) 分院給芒寺 (Gemang) 的雍滇·嘉措堪布 (Khenpo Yönten Gyamtso)，則寫了兩冊鉅細靡遺、明白曉暢且廣泛流通的釋論：《月光論》(zla ba'i 'od zer) 和《日光論》(nyi ma'i 'od zer)。

在此我們所選譯的釋論，是由甘珠爾仁波切隆欽·耶謝·多傑所著的單冊釋論《三道甘露精華》(The Quintessence of the Three Paths)，雖然它也長達六百頁，在篇幅上卻相對地簡短，與第一世多竹千仁波切和阿列·索波·雅旺·滇達的釋論相同。甘珠爾仁波切的釋論，重點在註解《功德藏》，是參考他早先從其根本上師瑞沃千寺 (Riwoche) 的傑炯·欽列·蔣巴·炯涅 (Jedrung Trinle Jampa Jungne, 1856-1922) 修學札記所寫成的，全冊在一九八三年由怙主頂果·欽哲仁波切 (1910-1991) 加上導言的偈頌與跋而完成。傑炯仁波切從蔣揚·欽哲·汪波 (Jamyang Khyentse Wangpo) 處得到了《功德藏》的口傳，而後者則傳自吉美·林巴的弟子吉美·賈威·紐古。甘珠爾仁波切也曾從其叔父、噶陀寺 (Kathog) 的住持達沃·寬努堪布 (Khenpo Dawö Zhonnu) 研習過《功德藏》，其傳承可溯自第一世多



傑炯仁波切，欽列·蔣巴·炯涅（1856-1922年）

蔣揚·欽哲·汪波的弟子之一，也是甘珠爾仁波切的根本上師。他駐錫在康區的瑞沃千寺，此寺傳授並修持寧瑪派與達隴噶舉的兩種傳承。他是一位著名的伏藏師、伏藏法教的取出者。甘珠爾仁波切就是從他那兒接受了《功德藏》的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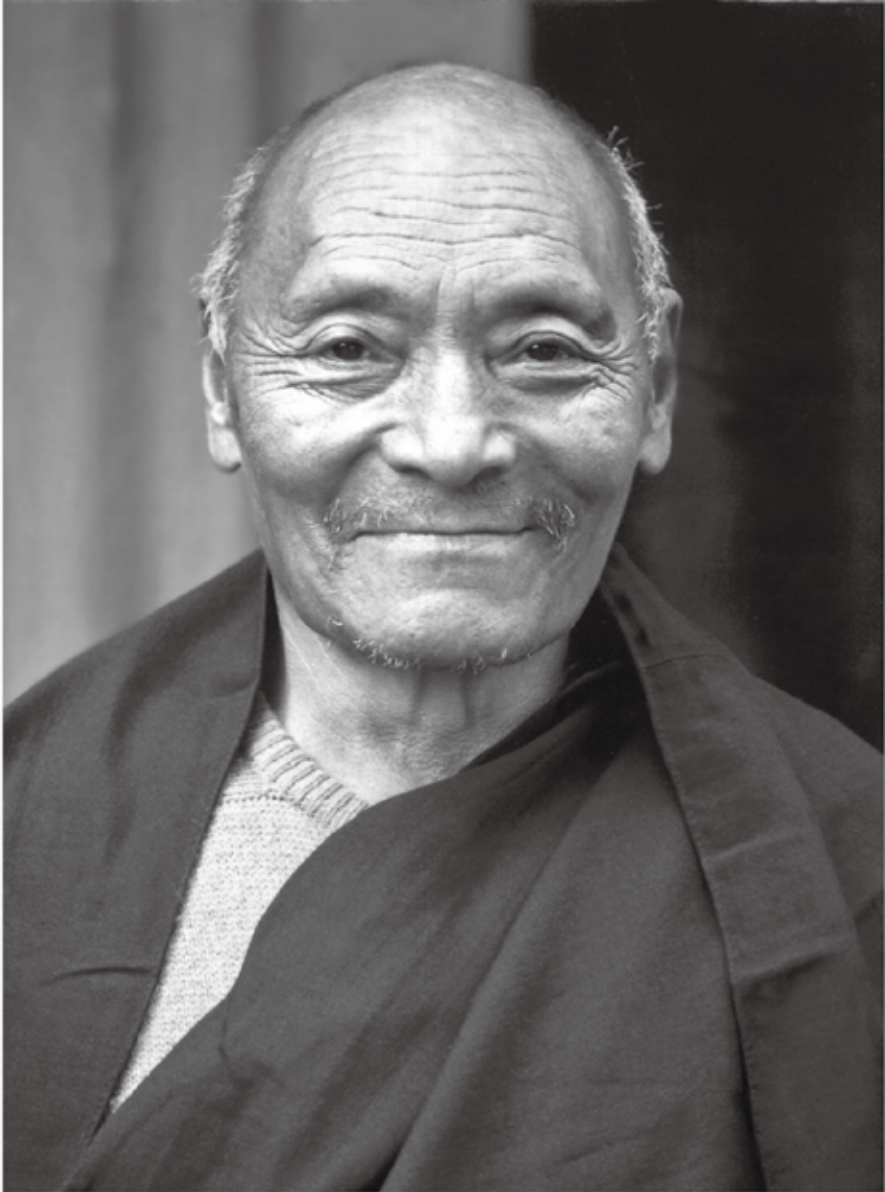
竹千仁波切、賈瑟·賢遍·塔耶 (Gyalse Zhenpen Thaye)、巴楚仁波切、烏金·天津·諾布 (Orgyen Tendzin Norbu)、雍滇·嘉措堪布，以及桑滇·嘉措堪布 (Santén Gyamtso) 等人。

在闡述吉美·林巴的《功德藏》時，這本釋論著重在特定議題的探討上，予以詳盡地解說。整體而言，它所設定的對象，是對阿毗達磨論藏的學術用語和全部範疇早已熟稔，且對經部、續部法教有廣泛涉獵的讀者群。誠如前述，《功德藏》的教授常擺在一堆修學功課之末，做為畫龍點睛的總結，它認為讀者都已熟知這些課題，因此對許多重要細節只是簡要帶過而已。為此，甘珠爾仁波切的釋論，基於同樣的理由，也可能會超出這本英譯所設定的一般讀者——渴望擴增、加深對佛法瞭解的西方佛教徒——的程度。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儘量提供瞭解這本釋論的相關知識而毋須大費周章地參考其他書籍，似乎有其必要，況且某些佛書也尚未翻譯成英文。所以我們從米滂仁波切 (Ju Mipham Rinpoche) 所著的《智者入門》(*mkhlas 'jug* · 譯注：· 是 *mkhlas pa'i tshul la 'jug pa'i sgo* 的簡稱，已由 Rangjung Yeshe Publications 出版英譯本 *Gateway to Knowledge* 四冊)，前述雍滇·嘉措堪布的釋論，和怙主敦珠仁波切 (Kyabje Dudjom Rinpoche) 的《三戒》(*sdom gsum* · 譯注：· 已由 Wisdom Publications 出版英譯本 *Perfect Conduct: Ascertaining the Three Vows*) 等書中旁徵博引，加上

了不少註解和一系列附錄。願藉此能有助於讀者對甘珠爾仁波切釋論的賞析，這本釋論雖篇幅有限，但卻是珍貴法教的無盡寶藏。

怙主甘珠爾仁波切

除了現實的簡潔、可讀性考量之外，其實還有更為深沈、更私人的因素來翻譯和試著推廣這本釋論，因為這本書的作者是當今將佛法傳至西方最重要的影響人物之一。在頂果·欽哲仁波切虔敬的頌詩中提到，甘珠爾仁波切（1897-1975）出生於東藏的康地，如同前賢吉美·林巴般，在幼年便展現出驚人的靈性特質與能力。在他年紀很小時，便遇到文殊菩薩化身的米滂仁波切，頗得其歡心。順其自然進入瑞沃千寺為僧後，師事其根本上師——無與倫比的伏藏師傑炯仁波切欽列·蔣巴·炯涅。瑞沃千寺是利美（不分派）運動的重要中心之一，有兩個主要的佛學院：一個隸屬於寧瑪派，另一個屬於達隴噶舉傳承。甘珠爾仁波切在瑞沃千寺修學了許多年後，終於成為金剛上師。



甘珠爾仁波切（1897-1975年）

在因緣際會之下，他離開寺院，放棄位高權重的地位，成為一名浪遊的隱士，寄居於山洞之間，並走訪了全西藏和喜瑪拉雅山各處的朝聖聖地——在各方面，他都追隨（《普賢上師言教》作者）巴楚仁波切的腳步，巴楚仁波切是寧瑪派最受推崇的典範。甘珠爾仁波切在嚴格的修學後，接著經過多年的閉關與實修，終而證得了殊勝的成就。有許多關於他禪定、遊歷密地（hidden land），和取藏的故事流傳著。譬如，有一回當他到拉薩朝聖時，前往最大的佛教大學色拉寺參訪；在那兒，有一些僧人想和他辯經，企圖用辯經術來擊敗這名陌生的訪客。甘珠爾仁波切接受挑戰，連番打敗了十名格西，成果輝煌。名聲在四處傳遍開來，說他必定是宗喀巴大師的化身之一：據說宗喀巴大師會不定期地匿名到訪，以考核其弟子的辯經能力！

如前所述，甘珠爾仁波切是一名伏藏師、伏藏的取出者，也被認為是南開·寧波的轉世之一、八世紀時將佛法傳入西藏的印度大師蓮花生大士最重要的弟子之一。終其一生，甘珠爾仁波切有許多親見過去大師，如無垢友、索·耶謝·旺秋（So Yeshe Wangchuk）、達善·桑滇·林巴（Taksham Samten Lingpa）等人的淨觀，並從中得到了這些大師諸多的法教和口傳，成為許多珍貴、頂尖「近傳承」的持有者。在他無數佛行事業中最為人所津津樂道者，是超過一百冊甘珠爾（Kangyur）大藏經的口傳，他總共傳過高達二十四次，前所未見，因而博得了甘珠爾仁波切的美譽。

因預知即將到來的浩劫，他在一九五九年之前就離開西藏，帶著大批藏書和珍貴手稿轉赴印度，從而保存了許多可能就絕跡的佛書。他最後與家人在大吉嶺落腳，在此建立了一座寺院。也就是在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的大吉嶺，他遇到來自西方的慕道者，成為第一批接納西方弟子的藏傳佛教上師。正當西藏的傾覆越演越烈時，甘珠爾仁波切不僅在流亡狀態中盡力繼續佛法，並以極大的慈悲為佛法在西方的弘揚奠定礎石。甘珠爾仁波切雖樂意接納西方人為徒，但總是甚深地遵循著傳統，他希望他的學生都要竭盡所能、不投機地修學所有漸進的次第，不可躐等。雖然他從未真正到過西方，但在其圓寂後，其長子達隴·澤珠仁波切貝瑪·旺賈（Taklung Tsetrul Rinpoche, Pema Wangyal）依其遺願前往（不久全家也都搬至）法國，在多荷冬（Dordogne）創建了幾處傳統的三年閉關中心。在此，一些西方弟子有幸依循寧瑪派的傳統來修行，自敦珠法王、頂果法王、多竹千仁波切，和紐修堪仁波切（Nyoshul Khen Rinpoche）等大師處接受法教和口傳。隨後，一些已閉完長關的學生，開始將現有的佛書翻成外語。這是蓮師翻譯小組（Padmakara Translation Group）成立的緣起，也是甘珠爾仁波切原先心願付諸實現的自然產物，就他最初和持續的願力，在各方面來說，都稱得上是蓮師翻譯小組的祖師爺。因此，將其著作彙譯為英文和多國語言，僅是為了聊表謝忱和為西方佛教世界稍盡棉薄之力的一項嘗試而已。

譯文

因為廣泛涵蓋了經部的法教，這本釋論自然含有豐富的專有名詞，不僅觸及阿毗達磨論藏的形上學、心理學與認識論範疇，也涉及了般若經系和四部宗義，尤其是中觀學派。這意味著身為譯者對這些學問必有一定程度的鑽研，以及大量的創新；我們很感謝能引用手邊其他譯者早已使用的現成、合適的詞彙；但不可諱言地，近年來在西方出現許多佛學書籍的英譯，仍然無法掩飾西方語言的佛經翻譯尚處於起步階段的事實，以為我們已經快要建立一套（可以）放諸四海皆準的翻譯詞庫，也是枉然。這是要將佛書翻譯成一個與其特定文化緊密相連的語言，而這個特定文化又是由其原本、非佛教的哲學與宗教傳統所構成時，所必然遭逢的遺憾。雖然英語或許富含同義字，且可吸納外來語，但尚未具有一套普遍共通、足以妥善表達佛教心理學和形上學細微層面的語彙。就這本書而言，譯者常會找不到確切的語詞，不時得將原本豐富的字義濃縮，勉強找個不太理想的近似詞來充數。這樣的例子隨處可見，任何人只要看到像是「福德」(merit)、「煩惱」(emotion)、「僧人」(monk)、「悲心」(compassion)、「安忍」(patience)、「本性」(nature)、「體性」(essence)這樣的基本字詞，就能知道有多困難。但我們希望目前的工作，對於未來、更完美的英譯佛經能做出貢獻。而釋論中所引用的典籍名稱也是個棘手的問題，用梵文的書名是較為理想的，就經

藏、論藏來說還不成問題，因為這些書名垂手可得，例如在塔唐仁波切（Tarthang Rinpoche）印行的甘珠爾與丹珠爾（*Tengyur*）目錄索引中即可找到。但密續的部份就大相逕庭了，除了廣為人知的《秘密藏續》（*Guhyaagarbha*）、《密集金剛》（*Guhyasamaja*）、《時輪金剛》（*Kalachakra*）等譯名之外（在此的英文譯名是梵文），絕大多數所提及的密續名稱，是我們難以翻譯的。因此，與其我們自己亂翻一通，不如保留其藏文名稱更為可行。